

高海平随笔

# 一场大雪

高海平

树叶在风的催促下,纷纷从树枝上下架,飘落在大地上,一层层的铺排,像厚厚的地毯。风还不时地过来撩拨,树叶从这边刮到那边,像亲戚之间的走动,一个个看似长得很像,其实并不认识。梧桐叶子很大,在柳叶面前俨然巨无霸,银杏叶子好看,枯萎以后,也没有了在树上的风光。是啊,所有的叶子都没有了往日的神采飞扬的样子,在地上你掩盖着它,它掩盖着你,说是叶落归根,依然无处安身,似乎等待着什么。

一场大雪酝酿了相当长的时间,终于无声息地从天而降。千万别小看那微不足道的雪花,飘飘洒洒,漫天飞舞,大地瞬间便银装素裹一片洁白。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被遮掩了起来,不管是美好的,还是丑陋的。有些是希望被遮盖的,那就天遂人愿,有些不希望掩埋的,必然有着一一种侥幸。

叶子们被一场大雪紧紧地压住了,无法动弹。想被风吹起,再度摇曳已经成为奢望,只能来年春暖花开时变成泥土与土地同在。

田野上的麦苗却有一种无比激动的欢悦之情,麦苗不怕雪花,越是厚厚的雪,越能体会到一种被抚慰的温暖。经冬复历春,麦苗才能有长出春天应有的样子。成群的麻雀从这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,就是无法找到自己的粮仓。因为,这场大雪把曾经觅食的地方掩埋了,只能在干冷的树枝头上叫着,呼唤伙伴来商量接下来如何过冬的事。

斑鸠的胆子是练出来的,以前只能远远地站在树林深处的林杪,现在飞到大街上觅食,行人走到跟前了还不离去,把自己当成了常客,这也是无奈之举,总不能饿死吧。

孩子们还是喜欢雪,看见厚厚的雪总想着堆雪人、打雪仗这些老辈人流传下来的游戏活动,相反已没人拿着筛子、顶根木棍、拉根绳子,去捉麻雀了。堆雪人、打雪仗是一种自得其乐的快乐,而捕捉麻雀是伤害动物的行为。看来,时代变了,变得进步了,变得文明了。不过,却有人揣着弹弓,到处逗摸着打鸟,尤其是打益鸟,普遍遭到了人们的腹诽。

一场大雪过后,空气明显好转,那份干燥不见了,吸入鼻腔的空气是柔软和湿润的。喜欢晨练的人没有因为下雪而阻断锻炼的脚步,第一时间到公园,一边欣赏雪景,一边扭腰甩臂。仅仅隔了一夜,眼前所见别有趣味,冰清玉洁,玉树琼花,宛若神仙世界。成人骨子里的童话情结爆发了出来,踏雪、玩雪、卧雪、吃雪。用雪洗脸、洗手,是老辈人教导的以冷制冷的最佳方法,把脸搓得发红,把手搓得发红,仿佛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雪国。

松树和柏树借助不落的针叶,硬硬地接住了从天空飘洒下来的雪,形成了好看的绿白相间的风景。光秃秃的落叶乔木,只能直愣愣地站着,后悔怎么没有把树叶留住呢。被雪埋在底下的树叶更是不停地哀叹,假如还在树上,也能环顾四野,欣赏雪景,此时,只能感叹命运多舛。

孩童背着沉重的书包,在大人的带领下,一步步向学堂走去。稚嫩的目光一直留恋着周边篱笆上厚厚的雪。此时,他的心早已飞在茫茫的雪原上,像一只小鹿,一只松鼠,自由自在地奔跑、玩耍。恰好,课堂上老师讲有关雪的课文,一股脑把思绪倾注在文字中。老师非常惊讶,这个同学今天怎么发挥得这么好。正所谓,一场大雪激发了灵感。

似乎所有人都对这场大雪抱有好奇,在诗人眼里,这是诗意,这是浪漫;在气候专家眼里,缓解了天气的极度干旱;在医生的眼里,减少了呼吸道疾病的发生……唯独在环卫工人眼里,成倍地增加了工作量,就像人们欣赏落叶缤纷时,工人们却在忙不迭地抡圆了扫帚清扫纷纷扬扬的叶子。

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矛盾,草原上的飞鸟,它的窠臼都在地里面,因为草原上无树可栖,只能在地里安家。此时在想,一场大雪把大地掩埋得结结实实,鸟儿怎么回家栖息呢?这俨然是个问题。再看眼前的麻雀,小时候在农村生活时,发现麻雀的窝都在石窑的缝隙里,夏天还踩着梯子掏过鸟窝。城市里没有这样的石窑和罅隙,麻雀在哪儿安家呢?我知道斑鸠的居住地,有次偶然看见珍珠斑鸠把窝扎在了空调的外挂机里,这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,至少在大雪飘落下来后,不至于无处藏身。

唯有文人把大雪看作一场风花雪月,呼朋唤友,或啜茶,或饮酒,或吟诗,俨然期待已久的风云际会。



迎泽公园雪景



汾河景区的鸿雁

张红旗 摄

# 远去的大石坡

杨立明

记得刚学会“掏车子”(侧身曲腿绕大梁踩右脚蹬)时心气正盛,常偷骑祖父那辆漆皮斑驳的二八“飞鸽”出去风光。有次我自信满满地骑车下坡,渴望享受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,不想中途闸脱落车子失控,连人带车子窜倒在坡底的麦田中,直摔得车架断裂,自己鼻青眼肿。还有一次与二哥送完粪拉着平车上石坡,他拉我推好不容易吭哧吭哧爬到半坡,我突然脚下一滑摔倒一旁,二哥先是踉跄着倒退几步,见我满面惊慌无力帮忙,索性也卸了辘绳松了双手,就这样,我们眼睁睁看着平车“哒哒哒哒”地窜下去,直撞到坡底那棵高大的楸树上。

说起楸树就会想起白里透红粉嫩柔润的楸树花,就会想起戏台上那位一身素装粉面桃腮的“白娘子”,更忘不了楸树旁那个打麦场。

庄稼收获季节,麦场看管极严。我们小屁孩即便偶尔混进去玩耍,也会被看场的那个疤脸老太及时发现,然后颠着小脚瞪着小眼拿着枣木棍子像赶鸡一样把我们凶出去。只有麦罢秋收后,才不会担心被人驱赶,麦场才真正成为我们的乐园。我们在那坚实光滑的场地里“推圈儿”、逮麻雀、比跳远,钻到墙根的玉菱秆后捉迷藏,爬到廊房下的麦草垛上逃学、偷懒、睡大觉,口渴了还会寻了粗壮紫红水分大的玉菱秆当甘蔗啃,直玩到暮色蒸腾鸟雀还巢一个个腹中咕咕,或者听到谁家妈妈在石坡顶喊一嗓子:“回家吃饭!再不回狼把你含去!”这才一个个无奈作鸟兽散。

石坡顶,是儿时母亲喊我回家的地方,也是长大后母亲送我离乡之处。

我站在坡顶,依稀看见炎炎赤日下,母亲弯着腰淌着汗背着一大捆野刺,经过石坡头也不抬又走向自留地;依稀看见漆黑的夜晚,母亲拉着两毛毡粮食从邻村磨面回来,走着“Z”字在石坡上费力前行;依稀看见我背着书包已走出很远,母亲还站在坡顶张望……

如今,石坡没了,变成了宽阔平整的水泥路;打麦场没了,变成了花草飘香的公园;炊烟没了,母亲也不再在坡顶喊我回家送我出行了。曾经的大石坡,已离我远去,留在心里的,只有童年的记忆。

压题图 李阳 摄

## 连载

我来自太行山脉以西的山西。跟太行山比,长白山没有那么雄伟,但他却更显博大。如果说太行山是骨感的,那么长白山则充满了肌肉的力量:曲线平滑而肌腱隆起。长白山,辽代之前称太白山,传说太白金星有一面宝镜能鉴美丑。天帝有二女,借来宝镜比美,略逊的那一个恼羞成怒,甩手将宝镜掷下尘埃,落于太白山峰顶化为天池。这样说来长白山是沾染了仙家之气的,而世人想一窥天池宝镜,要讲缘分,更要看天意。正所谓天意从来高难问,有很多人七次八次十来次来看天池,奈何终年云锁雾罩,未能一窥仙颜。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,还雨雾迷蒙道路封闭,谁知睡了一夜就秋高气爽,阳光照耀到要防晒霜才好上山。于是趁大好晨光早早动身上山,在昨日滞留等待的游

客潮涌而来之前,已然站到了西峰,俯瞰了天池全景。之前,我并不知道,原来长白山还是一座活火山。天池,就是300年前喷发时的火山口,她是一座高山火山湖。第一次来就将天池一览无余,大家都在相贺,而我却没有多么兴奋,大概是因为天池的水太寒冷了,冷到水波不兴凝结如晶;大概因为天池的水太蓝了,像一颗10平方千米的蓝宝石,让凡人不敢动心;大概是因为天池周围没有草木,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蓄满了水,没有树木掩映小草盈岸;大概是因为池边兀立的黑黢黢的火山岩怪石高耸,如同面目狰狞的四大天王守护宝镜。转过身来,我更对一览无余气象万千的山势云气感兴趣——所谓“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”,大概我从来就不是什么聪明人。站在观景台上,背



59

李骏虎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对天池,俯瞰来时随着海拔渐次变化的植被,依稀可见苔原将尽处,稀疏的塔松、冷杉遍布,仿佛沙场秋点兵。我恍惚想起与长白山有关的中国历史:凡将长白山纳入版图的朝代,多为盛世,汉唐曹魏莫不如此;凡失去长白山的多为黯

弱政权,如南宋和民国。界碑,何尝不是盛衰的分野,兴亡的见证?

我从未想到落叶松在秋天里会是这样的绚烂。作为笔挺的乔木,它们高大而密集,树冠在秋天里变得金黄,层叠相连,像展翅的凤凰将煌煌大羽伸展到一碧如洗的蓝天里去,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堂堂的神迹。而那金黄并不刺眼,它的色调是柔和的,有一种内敛,有一种大气蕴藏其中。这样的背景之上,山川都氤氲着仙气,让你无端地相信长白山是有神的,他是万物之灵,也使万物与人通灵。我因为前两年写作《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》,这部书要从东北沦陷开始讲起,曾来过几次东北采风。每次走在这块绚烂的黑土地上,我都觉得她是神秘的,像地底火山一样奔涌着热流,我也总是在琢磨:这样一

块神奇的土地,张学良当年怎么就舍得放弃她呢?他可真是昏了头了。我私下觉得,放弃东北,远离长白山之神,注定了张学良之后的人生失魂落魄、流离失所如无根之浮萍。也因此,在所有的抗战歌曲中,《松花江上》是最能让人从悲伤中产生激愤,又从激愤中唤起勇气和力量的。她虽然不是一首战歌,但她的感召力却是从土地连着血脉,又从血脉连着心跳的,她穿越时空,至今都用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字和我们心里的家国情怀律动共振。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,那是怎样的一条江呢?我才知道,没有落叶松就不能叫松花江。正是漫山遍野的落叶松金黄的松针飘落到江面上,厚可盈尺,才把一条奔腾的大江装扮成金色的巨龙。

随笔